

新时代之歌

周彩根的最后11天

■陶纯

他是我国航天某领域的奠基人、开拓者、领路人、首席科学家，为我军在这一领域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，做出了卓越贡献。

他荣立过一等功一次、二等功两次。他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、二等奖1项；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项、二、三等奖7项。2018年，他获得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。

可就是这样一位厉害人物，寂寂无名，默默无闻，从没有上过报纸，从没有上过电视。你去百度搜索他的名字，仅有短短的一条：2015年8月26日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，授予他一等功。除此，再无其他。

如果不是因为他猝然离世，他的名字不知道还要埋没多久。

深秋季节，寒风劲吹，万木凋零。而他的生命，此时也悄悄走到了尽头……

10月9日，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。为了这颗星的研制，他忙了一年多。发射之前，他在基地没白没黑地工作了5天，直到顺利发射升空，才算松了口气。当晚7点左右，他回到北京的家里。妻子精心准备了晚饭，可是他说自己很累，一口饭没吃，倒头就睡下了。

10日一早起来，妻子发现他口腔里有大片的溃疡，他说基地那边又干又冷，回到家里，过几天就会好起来。虽然经过一夜的休息，但他看上去还是很疲惫，脸色不佳。妻子劝他上午去医院看看，他说还不行，手头的工作太多，等忙完这段时间再说吧。

妻子留意到，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他的身子似乎很沉重，走了老远还能听到脚步声，完全不像他平常的样子。他去了单位，忙了一整天，当晚回到家里，妻子问他感觉怎么样，他指着胸口说，这儿不舒服，有些疼。妻子再次劝他，先到医院查查。他依然说工作挺多的，积压下来，后面的事情就更多了，胸口以前也不是没疼过，先紧着忙完这个阶段工作再说吧。

11日那天，他外出开会一整天，回来得很晚，脸色不太好。妻子小心翼翼地问他身体的感受，他说还好，就是有点累。他还有20多天的年假没有休完，组织上关心大家，所里为此专门下了通知，要求各室要达到满休假率指标，领导和老同志要带头休假。因此，妻子借机“启发”他说，你作为老同志，必须响应单位号召，给年轻人带个头嘛。她是多么希望丈夫休息一段时间，调整一下身体呀。

最后他答应了，但是又说，工作实在太多，即使休假，也不能丢下工作不管。12日，他提出了休假申请，又在单位忙了一天。13日那天是周六，他陪妻子去看望岳父母。两位老人都80多了，身体不太好，只要有空，他就过去陪陪，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菜。这天在岳父母那里，他念叨说，怎么这儿比基地还冷。岳父母发现他不像平时那样活跃，问他怎么了。他说，最近工作量挺大的，里里外外的事都要操心，感觉有点累了。又说，自己还能顶得住，请老人放心。14日那天，他没出门，在家看资料，但是不断有电话打进来找他，或者他打电话给别人，谈的还是工作。

15日，是他休假的第一天。早饭后，他又在收拾东西，看样子要出门。妻子问，不是休假了吗，怎么还去上班？他说，今天约了人，必须得去单位，有工作要谈，今天不解决，后面的工作开展起来更费劲。说罢，他提上包出去了。

妻子回想起，每一次休假，他都要穿插着工作。她多么希望他彻底放下工作，在家好好休息，或者带她外出旅游一趟，散散心。当年他们结婚时，他曾经郑重许诺，争取每年带她外出旅游一次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可是结婚30年来，他却极少陪她外出。这些年来，妻子要么一个人、要么约上同事外出休假。在他眼里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去年他所在的研究室转隶到新单位，后勤部门的同志考虑到他是专家，想把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好一点，他不关心这个，

上班第一天，他过问的第一件事是电话、网络通不通，因为他要马上开展工作，一刻也不想耽误。

当晚他回到家，妻子发现他极度疲惫，脸色更难看了。性格本来很温柔的妻子终于忍不住小小地发了个火，逼着他把工作先放一放，彻底休息。他不温不火地解释，现在虽然是休假，但工作很多，耽搁不起，根本没办法真的歇下来，所以必须时常去单位，在家也得琢磨工作，通过电话商量事情。

从16日开始，他倒是听从妻子的劝告，没有外出。但是妻子傍晚下班回到家，发现他在家也在忙工作，跟设休假时完全一样。因为家里信号不好，他习惯到阳台上打电话，或许是大累了，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到阳台上，坐在上面打，一个又一个。妻子从不过问他的工作，他在家也从不说自己具体做什么工作，妻子仅仅知道她做的事情与航天、卫星有关，很重要。结婚30年，他的办公室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妻子竟然一次都没去过他办公的地方。

连着几天晚上，他总在书房里伏案沉思，不时写写画画。

在妻子眼里，他的动作明显迟缓了。想当年，在合肥上军校时，他是校足球队的后卫，人称“铁后卫”，身体棒棒的；40岁前，走路一阵风，上楼梯都是跳着走，很少生病，很少吃药，怎么似乎转眼间，他就苍老得连走路都抬不起脚来了？

也许没有人知道，几十年来，面对一个又一个型号的上马研制，一项又一项隐秘的使命任务，作为领军人物，他得承受多么大的工作压力、精神压力？而这个要强的男人，顾家的男人、周全的男人，在外什么事都是自己扛着，回家在妻儿面前还要做出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很少听见他叫苦叫累。

他特别能“忍”。可是这一阵子，他装不出来了，他露馅了。妻子懂他的累，心疼他的身体，却无法改变他。妻子下了最后通牒，决定下周一，也就是10月

22号陪他去医院。他想了想，说22号肯定不行，因为他已经约了人到单位谈事。妻子嚷嚷说，必须去就医，不能再拖了。他看妻子很不高兴，就哄她说，下星期一开会的通知已经发出去了，不能再改了，而且要谈的事很重要，绝对不能耽误。下周二去就医，可不可以？她还能说什么呢？

19日晚上，他还是不停地打电话谈工作。夜里，他喜欢在书房睡觉，因为可以加班熬夜，又不影响妻子休息。平时他是开着书房门睡觉的，这天夜里，书房门关着。后来妻子回忆，他那时可能身体特别不舒服，怕她看到担心，所以特意闭上了门，自己忍受。

20日那天是周六，按惯例，夫妇俩要到岳父母那里陪伴老人。妻子说，你这么累就别去了。他说，还是应该去看望一下老人。中午两点多，他突然胸口剧痛，脸色苍白，胸闷异常，看上去极为痛苦。妻子马上给他服了速效救心丸，家人立即叫来救护车，紧急把他送往医院。医护人员抬起昏迷中的他进入电梯，电梯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，妻子看到他冲自己无力地抬了抬右臂——他是想嘱托什么吗？还是他意识到这是永诀，想同妻子挥挥手道别？

3个小时后，医生宣布他突发大面积脑梗，抢救无效，无力回天。

从10月9日到20日，是他生命中最后的11天。他生命的年龄，永远定格在55岁。他还有很多的设想，他还能释放很多的能量，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。但是，一切都已无可挽回。

两弹一星时代，一大批科学家“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隐姓埋名人”。光阴荏苒，人事更迭，但是薪火相传，代代不已，如今，他不正是新时代军事科研领域无数无名英雄中的一个代表吗？

岁月的尘埃终究掩盖不了他生命的光芒，现在是时候让更多的人知晓他了。他是战略支援部队某研究所的研究员。

他的名字叫——周彩根。

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繁星闪耀的夜晚，我常常仰望浩瀚的星空，久久地寻觅南边的一颗小星星。星光悠悠忽忽，要找到它并不容易，有时一颗流星悄然划过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消失在穹庐的尽头。这是不是我寻找的那颗星呢？

前不久，我去了一趟西南边境，似乎觉得距离这颗星星更近了。我曾与星空有个约定，每每凝望夜空，总感觉那或明或暗的星星好像一首诗歌抑扬顿挫的字符。

这颗星星最早出现在西南边境的雷场上。那时我打电话总找不到他，寄到广西军区机关的信件很久才到他的手上。他是军区的摄影干事，拍了很多漂亮的图片，留下大地的炫影。我那时在另一个军区，正好写了一篇西南边境扫雷排雷的报告文学，刊发时需要配发现场图片。我从报纸上得知他的名字，毛剑锋，浙江人，一个年轻的中尉，长年穿行在边境线上，把镜头伸向基层一线的官兵。

他接到我的求援信后，马上用挂号信寄来了十几张扫雷作业的图片，很有冲击力和感染力。有一张现场销毁地雷的图片，火光四射，浓烟滚滚，树枝摇曳，那种爆炸气浪隔着图片都能感受得到，可想现场的猛烈。几家报纸发稿时，都将图片排上了头条位置，并在图片一角标注“文：邓跃东 图：毛剑锋”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，数家报刊进行了转载。

有一次他打来电话，我问他这些精彩的图片是怎么拍到的，因为再长的焦距都无法拉近啊。他笑了笑，把镜头推前再推前。原来，他穿着排雷服，匍匐到距离销毁现场百十米的地方，一手捂耳朵，一手按快门。有时在作业现场，其他人人都疏散了，他静静地陪着排雷的士兵说话，互相放松心情，不知不觉中一颗地雷排出了。

我问战争早结束了，怎么还有那么多地雷呢？他告诉我，边境上至今还有很多未排雷、压雷、定向雷等未排除。边境贸易越来越繁荣，很多通道布满地雷，悲剧频发。上世纪末，上级决定用几年时间，扫尽边境残余地雷。大家都说，前辈军人冒险把地雷埋下，后辈军人冒险把地雷排除，这虽然相悖，却都是为了和平！

我说，你的话很有趣，跟诗一样。他说，我是写诗的啊！接着他说寄几首过来，让我看看能不能推荐到这边的报刊上。我说，你还写诗，真有雅兴，寄过来吧。很快我收到了他的几首诗作，还有一组艺术感较强的雷场图片。但是，我没把这个事重视起来，过了很久才转给省报的周末副刊，许久没见发表。他也没有问我，也许他觉得他的诗作还不成熟。

有个晚上，我电话联系上了在排雷一线的他，问他在干什么。他说正躺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写诗，头顶满天繁星，周围树林茂密，静夜来之不易，不写几行诗，就浪费了良宵美景。他还告诉我，扫雷快要结束了，现在正在验收每一平方米土地，战士们排着队大步走过，方交给地方。

安全的土地就是这样用生命踏出的，我说这就是引发你诗兴的地方吧？他回答说，多着呢，时刻感动着，不写诗，浑身不自在。接着，他给我讲了很多令他诗意喷薄的人和事。

“雷场险象环生，受伤是常有的事。有个战士叫李关键，急救滑入雷场的战友，右脚踏被炸飞；有个班长叫何元超，早上还一起吃饭，上午踩响地雷，没有救回来；一位连长请缨排雷，当他带着一等

辗转反侧又孤独无助。为了不影响到他人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寝室，独自站在阳台上，任由泪水流出眼眶。迷茫中，耳边传来班长熟悉的声音：“来，擦一下眼泪，我们到楼梯间聊去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班长站在了我身后。班长像兄长一样开导我说：“想家了吧？是不是有点怀疑自己的选择了？这些我也经历过，想当年我来了两年还不适应呢。相信我，这种成长的困惑也是淬火成钢的过程。”那晚，我们聊得很晚，班长把他的成长经历向我娓娓道来，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坚毅执着，体会到了责任和担当。最后，班长在我肩头上重重地拍了一下，微笑着说：“咬咬牙，胜利就在前方！”班长的眼神里满是温暖的鼓励，那一刻，月光不再清冷……

班长的这句话，就像光一样照亮着我的军训之路。在以后的训练中，不管有多苦多累，我都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因为班长永远是那个奔跑在我正前方的人，我追随着他，也相信有一天我会成为他。

寻觅那颗星

■邓跃东

功勋章回家时，迎接他的却是一份离婚协议书；有的恋人牵挂心上人，千里迢迢跑到雷场来完婚……面对不测和险象、冷静与热情、今天与明天，我总想写诗，把心情寄给别处。离我最近的是星空，星星知我心……”

啊，危机四伏、气氛凝滞的雷场上还有一片澄澈的星空，宁静而高远，温润而暖心！

我突然想起之前答应他的事，他的诗歌我一直未发表出来。我赶紧找到那个编辑朋友，他把稿子翻出来看了一下，说可以用的，稿子太多，没来得及安排。

两个多月后，他的作品发表了，图配诗，占了三分之一的版面。我找了张张样报，给他寄过去，是南宁市军分区机关的地址，那时他已从南疆回来了。我想他看到报纸，肯定很高兴。

报纸寄出一个多月，他未给我回音，我甚至有点不快了。我打去电话，开始无人接听，后来同事说他休假回了老家，然后又出差了，我就请这位同事转告，让他回电话。但是，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我都没有接到他的来信和电话。

人到哪儿去了呢？我们离得太远，中间也没有其他熟人。我的事情繁多，渐渐把这件事淡忘了。我是军中记者，解放军报社办的《军事记者》杂志是每期必读的。打开2001年第9期杂志，我读到一篇文章的标题，瞬间惊呆了——《万里边关铸华章——追忆广西军区优秀新闻工作者毛剑锋》。我急忙看下去，原来这一年的6月，他参加原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等组织组织的“世纪初年走边关”活动，在西藏的边防线上因车辆爆胎遇难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！我捂着怦怦直跳的心脏，把这两千字的文章看了三四遍，直到相信没有差错为止。

一连几天，我都很难受，尤其是追忆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他活了28岁，未来得及谈恋爱，全部的遗产就是一箱书、两身衣服、一双胶鞋。”一看到这里，我的泪水就在眼眶里转圈。他多么清贫，也比我大一岁，未曾谋面就匆匆离去，定格了永远的芳华。

我不知道他是否看到我寄去的诗歌样报，这已经不重要了，诗写出的一刻，诗人的使命就已完成了。我知道他是一个纯粹的诗人，他为自己写了一首伟大的叙事诗，发表在浩瀚无际的星空上。



长征

第 4374 期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叶之礼赞

■杨洪立

小时候，看每片叶子都那么娇艳、灵动，充满着朝气、热情，它象征着质朴、生命，象征着未来、光明。有了它，才有参天大树；有了它，才有果实丰盈。

成年后，看每片叶子都那么茁壮、青葱，充满着坚韧、豪情，它象征着奉献、奋争，象征着责任、忠诚。因为它，才有天蓝地绿；因为它，才有万千峥嵘。

老年时，看每片叶子都那么完美、厚重，写满了沧桑、华美，它象征着成熟、喜庆，象征着智慧、光荣。惜爱它，将要回归大地；敬仰它，化作泥土再育花红。

叶呀叶，大地的宠儿，日月的精灵，从萌芽绽生到归根凋零，享阳光雨露，抗雷电风雨，恬淡平凡，有情有梦，让我们也做一片叶子吧，创叶的事业，过叶的人生。



无瑕 (中国画)

霍春阳作

关于营盘的一切都是迷彩的

■李庆文

首先，关于营盘的一切都是复数的，没有我，只有我们。没有一支枪，有一整座弹药库，没有孤立的石头，有连绵不绝的群山。没有某一句口令，有雷声从天地间漫卷而来——

其次，关于营盘的一切都是金属的，包括青砖般的队列，包括头顶的星座，包括回忆的月光，也包括军旅诗

我们熔炼自己，使自己通体泛着蓝光，以至于每到夜晚总看到清醒的火焰。最后呢，关于营盘的一切都是迷彩的，是不肯消散的雾，是沉默的黄沙，是捂在胸口干净的雪，是紫色龙胆花。我先隐藏在丛林，隐藏在孤岛，最终隐藏于辽阔的北风和浊日之间，连我的呼吸都早已斑驳不堪……

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“咬咬牙，胜利就在前方！”班长边跑边回过头对我说。盛夏的阳光下，他的迷彩服已经被汗水打湿，头发蒸腾着热气，他边说，边用袖子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，露出阳光般自信的微笑。

那是刚到警校的一天，我脚步沉重地在操场上跑步，看到同学们健步如飞从我身边跑过，心中发怵，因为运动一向是我的短板。这时身后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。“我是王军，是你的班长。来，跟我一起跑！”话刚说完，班长便拉起我，一起在操场上跑了起来。他的笑容像一道温暖的光芒击中了我。

我们一路跑一路聊，相谈甚欢，我突然有种他乡遇故知之感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班长不但才华横溢，还是军事

科目的能人，获得过许多荣誉。我感叹自己真的很幸运，一入校就遇上了亦师亦友的班长。

起初我以为班长会对我格外关照，哪知在训练上他对我比对别人更苛刻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，我跑步掉了队，等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终点时，班长不仅没安慰我，还严厉地罚我继续跑。我满腹委屈，气愤地说：“我已经尽力了，为什么还要罚我？”

他说：“尽力不等于完成任务，该罚的还是要罚。”

我更来气了，破罐子破摔似的说：“反正你也看扁我了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罚我！”

■刘锐睿

我的班长我的哥

爱在两地间

■刘振宁

这里是远离喧嚣的群山，月冷星稀，灯火阑珊，手握钢枪的汉子满怀忠诚把界碑一遍遍盘点。那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，稻花飘香，袅袅炊烟。村口的老榆树下，我那白发苍苍的爹娘扳着手指把我期盼。

这里是层峦叠嶂间的指挥所，山风凛冽，山路漫漫，我们在红与蓝的对抗交织中，一次次发出打赢的呐喊。那边是写满思念的小路，夕阳西下，我那形单影

只的爱人奔波在下班的路上，疲惫地划着柴米油盐。

这里是波涛汹涌的大海，天涯相连，帆影点点，我们把智慧与力量集结在心头，让文韬武略在这里锤炼。那边是书声琅琅的校园，小草芬芳，朝霞满天。习惯一个人上学的女儿每次在家长会后，都在电话里向我抱怨。

在这边，那边这边，思念无限，真爱无言。天涯咫尺，心有约。有时好似月亮的脸，梦里圆圆，梦醒弯弯；有时又像沙漠里的泉，遥望很美，到达很难。哦！何必流连，何必慨叹。回望初心，重温誓言，思念无声，真情无价。心怀大爱我们选择无悔，任重道远我们携手前行。